



美文

名家随笔

春华秋实

半个世纪后，我现在只找到题在那本《长征诗帖》封面上的两行字：“侯军，壹玖柒零年壹月叁拾壹日上午。”当时，我11岁。我的“恋笔情结”，大抵就是从那时种在了心田里。

侯军

恋笔情结

很快我发现，我所在的北门里小学有三个老师经常“挥笔”写字，一个是教音乐的杨老师，一个是校办工厂的薛老师，还有一个是财务科的李老师。杨老师主要写美术字，我对此没啥兴趣；薛老师写标语带有隶书的味道，字形有点怪，但个性鲜明；李老师的本职工作是会计，却经常被指派写重要通知、表扬信或者训诫书之类。他的字写得端庄漂亮，但很难学。我起初模仿“薛体”，学得很像。但是，有一天被语文老师看见了，立即把我呵斥一顿，郑重其事地告诫我，薛的字是江湖体，要学写字就跟李先生学。

我曾去财务室找过一次李先生，表达想要跟他学写字的意愿，但被他一口回绝了。他说的话令我一头雾水——“这是什么年头？读书越多越反动，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

以我当时八九岁的理解能力，前一句明白，后一句完全懵懂。长大了，查了辞书，才知道那是古书上的一个典故，出自《淮南子·本经训》：“昔者仓颉作书，天雨粟，鬼夜哭。”后人高诱还有个注解，说：“仓颉始视鸟迹之文造书契，则诈伪萌生；诈伪萌生，则去本趋末，弃耕作之业，而务锥刀之利。天知其将饿，故为雨粟……”

意思是说，仓颉造字是个天大的罪过，文字使得“诈伪萌生”，老天知道人类将会挨饿，故而“雨粟”，鬼神知道大难将至，故而“夜哭”。既然识字写字都是如此不堪，何必学呢？李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让我彻底断了学写字的念头。

无奈，我只能断了在本校拜师学书的念头。但心里对写字的执念却一直没有打消。我开始自找“老师”，先是看大字报里哪家的字写得好，就站在那里静观默想，手指头在衣服上比画；后来，好不容易从北马路新华书店买到一本字帖，那是依照“柳体”字形写的简体《七律·长征》，我如获至宝，用铅笔、钢笔照着练。渐渐地，心底萌生出一种对毛笔的“渴望”：要是有一支毛笔，那该多好呀！

在我家不远的北大关就有一家毛笔店。我去过好多次，起先是扒着窗口往里看，后来大着胆子走进店里，看着那架子上排排笔筒里，好多好多的毛笔，笔筒上贴着价钱。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攒够钱，来这里买上一支。

少年的意志力，千万不可低估。我很快就攒够了一笔“巨款”（两元钱），“气宇轩昂”地迈进店门，花了一元多，拥有了我的第一支毛笔——那是一支长锋小楷，善造湖笔厂出品，是店里的老师傅精心为我挑选的；他在柜台的玻璃板上搓一搓笔杆，说是验证笔杆是不是笔直，再仔细查看笔尖，说是查验笔毫是不是居中，挑来挑去，选中一支，交到我的手上，笑眯眯地说：“孩子，好好练字去吧！”

我终于拥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毛笔。回到家后，我记得自己一定是兴高采烈地写了很多毛笔字。然而，半个世纪后，我现在只找到题在那本《长征诗帖》封面上的两行字：“侯军，壹玖柒零年壹月叁拾壹日上午。”当时，我11岁。

我的“恋笔情结”，大抵就是从那时种在了心田里。

二

这支笔伴随我走过最初的“临池生涯”，除了那本“柳体”《长征》诗帖，还临过后来买到的隶书样板戏唱词，当然也临过从待烧的书堆里“偷来”的那本“苏黄米蔡字帖”残本……直到我15岁时，经人介绍，拜到恩师宁书纶先生门下，这支笔才算“功成而退”。

第一次面见宁师，他就详细问我临过什么帖，用的什么笔，我一一作答之后，他沉吟片刻，说我临的帖还行，但用的毛笔不太对路。他建议我改用一种天津产的羊毫笔，还告诉我要到和平区湖北路附近的一家土产杂品店去买——“别去北大关了，那里卖的主要是湖笔，没有这种天津产的笔。”我由此知道，买毛笔其实也大有学问。依照宁师的指引，我果然买到了这种羊毫笔，名字很雅，大号的叫“千秋瑞雪”，小号的叫“青山挂雪”。从此，“雪字号”毛笔正式上岗，成为我的主要临池工具。

1976年，我初中毕业，分配到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武装部去做“库工”。有了微薄的工资，我就可以自由支配资金去买毛笔了。但是，不知为何，“千秋瑞雪”一路的毛笔却忽然买不到了。听店里的师傅说，是厂家断供了，都拿去出口日本了。

转过一年，我被调到天津日报农村部当记者，工作压力很大，一上岗就要独自分管几个郊区县，哪里还有心思濡墨练字？那几年，毛笔几乎被我彻底放下了。

20世纪80年代初，我与小学同学兼曾经的邻居李瑾，在一个文学讲座的会场邂逅——自从小学毕业，她去了七十四中学，我去了三十一中学，后来各自分配工作，便断了联系。但这次邂逅，完全改变了我俩的人生走向。交往了几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定情阶段”。

那个年代，大家都不富裕，也不讲什么排场。我给李瑾的“定情之物”，就是一支米褐色的英雄牌钢笔。我说，知道你学文学，希望你用这支钢笔，写出美妙的文章。她淡淡一笑说，这话本是我要对你说的，倒让你先说了。

过了十来天吧，我俩再次约会时，她也给我带来了“定情之物”，那是一支毛笔。她说，想了很久，也不知道你什么好，最后还是效仿你吧！你送钢笔，我送毛笔，希望你拿这支毛笔，把书法写得更漂亮！

我接过这支毛笔，心中暗想：“她可真是找准了我的穴位，这正是我喜欢的东西啊！”我打开包装盒，取出毛笔，细看笔杆，上面刻着一行小字：“狼毫大书画笔，北京制笔厂。”李瑾说，“我听说你说过那种‘千秋瑞雪’羊毫笔，专门跑到湖北路那家土产杂品店，没买到。最后去杨柳青的门市部，让人家挑了这支笔。”店员说这种笔很多书画名家都觉得好用，我就想，送给你倒挺合适的——说不定，将来你也能成为书画名家呢！”

这番话，我听着当然很受用。大概就从那时开始，我又恢复了临池习字，还曾带着李瑾到宁师家里，一是补交作业，二是认师门。至于那支笔，当然也“超越”了各种“雪字号”的前辈成为我最常用、也最钟爱的“宝物”。

(未完待续)

高龄的许老师，如痴如醉地倾听石头的话语，也期望着更多人能够理解这颗传奇的生命地球。

许志琴院士的师生情

吴翌名 郭雅睿 韩楷文

“许老师刚带我们在川西完成了又一次野外考察。”许志琴院士的博士生这样对我们说。

这并不让我们感到意外，在来到南京大学之前，我们就了解到，耄耋之年的许志琴院士在近几年依旧有大量前沿的学术成果产出。这位国际知名的构造地质学家、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事业的主要开拓人之一和实施者，最常说的就是：“人生短暂，我要为国家多做点事。”

在正式见面前，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许志琴院士从事的领域，我们跟随她的学生参观了隶属于南京大学、由许老师一手筹建的“大陆科学钻探岩心馆”。馆内陈列着众多的模型、钻头和岩心标本，来自千米之下的珍贵岩心柱也静静立于馆中。与许多博物馆和科技馆展示地表岩石标本不同，这里展示的是大陆科学钻探深入地下的岩心，是一座揭示地下奥秘的窗口。

整个岩心馆的设计离不开许志琴院士的理念：在她的科普作品《传奇地球——来自石头的述说》里，许老师就尝试从“石头”的角度，以生动、简练的语言，讲述地球的故事。她认为，作为地质科学家，最大的成就就是能让石头说话、能听懂石头述说的故事。这一理念的形成，与她的老师马托耶

教授密切相关。

提起自己的老师马托耶，许志琴有些激动，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我很感谢我的法国老师，他是我从事地质研究的指路人。”

1980年，许志琴成为首批赴法留学的科研人员，成为法国蒙彼利埃大学著名的构造地质学家马托耶教授的学生。在进修和完成博士论文期间，马托耶传授的不只是构造地质学中新的构造观、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新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地质的“痴”情。

“你要弄懂石头在述说什么。”马托耶教授经常这样教导学生。在1985年中法秦岭联合考察活动中，突发洪水，马托耶教授和许志琴等一行人被困山间，在泥石流即将倾泻的危难时刻，幸而当地老乡将考察队员救出。脱险之后，当考察人员还沉浸在劫后余生的惊恐和未能取得科研成果的遗憾之时，马托耶教授却当即拿出了一张纸，画出了洪水惊险地段的完整构造剖面图。在险境之中，只有马托耶教授一人，以高超的水平和极大的勇气在洪水中读懂了石头的话语。

这样的精神深深影响着许志琴，后来，在几十年的地质生涯中，她把倾听石头的述说当作她一生的追求。她无数次带领学生在高山陡崖上观看岩石所呈现的壮观构



熊维西/摄

北海映画

心灵舒坊

迈进校园大门的那一刻，永远能唤起我们那份深藏于心的少年意气……

潘玉毅

又是一年开学季，朋友圈里满屏都是家长们送孩子去上学的画面。我已过了读书的年纪，但也自年少时走来。许是日有所思，夜里竟做了一场久违的梦，梦见自己回到了初中时候，沿着回忆，把旧时的往事又经历了一遍。

我初中是在镇里读的，学校距我家大概六七公里远，叫龙南初级中学。而在老一辈人的口中，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学校农中学。曾经，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读半天书，下半天地，“学农”之名由此而来。

母亲和哥哥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2003年我一入学，便和他们成了校友。母亲读书时学校是什么样子我已无缘得见，只从外婆口中听说她的成绩一直很好，本来是可以读高中的，但因为时代的关系，她见班里只剩下一个女生，任凭老师如何劝，说什么也不肯再去上学，而是选择成为生产队的一名壮劳力。而我的哥哥则只高我两届，我入学时他读初三。

在正式开学之前，有一个“报到”的流程。我骑着自行车从家里出发，满载着对新旅程的憧憬来到学校，见到了许多素未谋面而要同窗三载的同学，也见到了孙熙来。我小时候，父亲在隔壁的航渡桥村开锯板厂，与熙来家不远，故而彼此也认识。航渡有桥，桥下的河从上游的梅湖水车流

出，一直往北而去，汇入东横河。河水清澈，水里可见小鱼小虾。岸边还有埠头，我小的时候经常站在埠头处，与那些鱼虾做伴，有时也会呆呆地想，要是那些鱼儿能自己跳到石板上该有多好。

人的经历和记忆有时候就是这样奇怪，像“君家云溪南，我家云溪北。唤渡时过从，两小便相识”的洪亮吉与黄仲则年少时便说，但订交却在多年以后。我与熙来虽没打小见过，但真正认识彼此也是在读了初中以后。

报到到，同学们陆续返回了，我和熙来被留了下来。因何被留下，时隔遥远，我已经有些记不太清了。唯一有印象的是，我们帮着搬了些东西，熙来还被老师叫去写了几个字。

与熙来告别后，我在校园里溜达了一圈。校园不大，清简素雅，有南北两个教学楼，南边的楼略高些，北边的则要矮上半截。教学楼前是操场，楼与操场的中间是花坛，被居中的升旗台隔成两半，花坛里有秩序地种着几株月季。月季是慈溪的市花，“惟有此花开不谢，一年长占四时春。”虽已入秋，但花色未有秋意，而是绛红、粉红，开得颜色刚好。

操场的南边有一排车棚，供老师和学生停放自行车用，这也是一个让我后来印象深刻的地方。因为总有淘气的男生喜欢趁人不备去拔轮胎的气门芯，不过好在做得不是“太绝”，放了气以后，会将气门芯留

造景象，无数次感受到磅礴澎湃的造山伟力，她忘情地告诉学生们：“看！石头在告诉我们——山是如何造成的！”

而对于自己的工作，许老师的描述是如此简洁：“我一辈子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大陆科学钻探，一是青藏高原研究。”几十载的地质生涯，早已让许老师在险山激流、高原荒漠之中留下数不尽的足迹。她笑称自己是“钛合金战士”，因为她20年前的腰部重创手术在脊椎上至今留下8根钛合金钉子和4根钛合金链。此外，左膝盖半月板撕裂、股骨头坏死、高血糖等旧疾无一不在为她的野外考察亮起警示红灯。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许老师的脚步，直到今日，83岁的高龄，她还坚持带领南大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老师和学生40余人完成了一次重要的川西锂矿的野外考察。她常笑着说：“历经风霜，归来仍是少年！”

“我要抓紧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教给我的学生，让他们学会看懂石头的述说。”她说。在近几年的野外考察里，许老师就曾多次拄着拐杖爬上高原，带着团队不断取得前沿成果，探索新领域。这样的精神已经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生，他们不会忘记，许老师喜欢在招生时间那句：“你能吃苦吗？”

除了坚持带着学生们“出野外”，这几年来许老师也在积极推进地质的科普工作。

诗情话意

在村小(外一首)

富永杰

此刻，校园里盛满了阳光
草木留下了湿漉漉的脚印，鸟鸣，花朵
长满了我们的身体
我喜欢和孩子们在这里席地而坐
在一本书中
唤醒懵懂与梦想
像一只觅食的蚯蚓
依着泥土，抛开更多的光明
多么美好啊，风不来
我们也会轻轻抬头
像粉笔翻开黑板
每一笔，都是辽阔的春天
每一画，都能点亮渴望的眼睛

粉笔

你静静地坐在靠椅上
呆呆的像一个粉刷工
我忍不住挽起你
疲惫的身体
你这孤独的沉默者
满身洁白
唯有黑板知道
谁创造了你
你坐在黑色的靠椅上
起伏着一生的足迹

挥手间，你却
悄悄落下

梦中，那久违的开学季

下。我的自行车也曾被拔掉几回气门芯，等到放了学，只能推着车找修车铺借打气筒。那时候每每遇到这种事情，就不由得恨得牙痒痒，但又无可奈何。翻过围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市场，那里有卖鸡鸭鱼肉的商店，也有各种物美价廉的餐馆，还有兼卖文具的小店，称得上琳琅满目。

操场的东边则是食堂，食堂里不仅提供菜肴，还提供免费服务。大家每天到学校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食堂门前的水龙头处淘米，淘完以后，以班级为单位，将饭盒放到指定的置物架上，到中午放学便可取来食用。由于食堂的菜不多，糟鱼、青菜……日日重复。吃得久了，难免生厌。故而同学们时常自带菜肴，有时也会选择去校外的小餐馆吃。为了省事，我极少去外头。早上出门前，自己随便炒一两个菜，菜蔬自家地里就有。然而，不同于我哥的巧手，我会烧的菜十分有限，只能在荷包蛋、榨菜炒笋片与韭菜之间来回轮换。

人在少年时谁没出过糗呢？我大抵也是出过的。学校每天都安排有早自习，大多数时候就是朗读课文。某一学期，我从老师处得了一盘磁带，里面收录着语文课本里每一篇文章的录音。我一篇篇听下去，待听到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心中不禁赞叹，读得真好啊！然而我不知道朗读是要技巧的，以为人家读得好听、感人，自己练习几遍，也就和别人水平一样高了。殊不知，自己并没有那种天赋，堂而皇

之地在课堂里“声情并茂”。如今想想，同学们当年没有嘲笑我，是多么宽容啊！

那时的授课老师都很有特点，个性分明。我的班主任姓名金新华，很年轻，只看模样，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她教自然科学，性格活泼不拘谨，讲到激动处，便会习惯性地把袖子卷起来；教数学的老师叫陈斌，陈老师讲课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绝不拖堂，一堂课40分钟，他基本只用半个小时左右就能把要点讲完，剩下的时间就交由学生做作业，或交流疑难问题；英语老师叫唐军，眉眼间看起来有点严肃，大家似乎都有些怕他，但我还是那个胆大的，放学后有时还会去找他下棋……

熙来只在龙南中学读了一年，就转去别的学校。未曾想三年后，我们又又在同一个高中相逢，还被分到同一班，寝室则是上下铺。可见缘分这东西，当真妙不可言。不知哪一年，我偶然路过学校，发现它已经改了名字，从“龙南初级中学”变成了“横河初级中学（龙南校区）”，校门口的油印室和门卫室也已不在原初的位置，我在门口踌躇着，不知道要不要走进去。

此时，忽然梦就醒了。岁月流过多多年，梦中那热闹的开学情境，那些少年时代的人与事，却依然那么切近、真实。为何开学的场景总是令人难忘？或许是因为，迈进校园大门的那一刻永远向崭新的未来敞开，永远能唤起我们那份深藏于心的少年意气。